

HELLO
SHIJIANDU

沒有 時間的藝術

邓荣斌 主编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没有時間的藝術/邓荣斌主编. —上海：上海三
联书店, 2012. 7

ISBN 978 - 7 - 5426 - 3842 - 7

I. ①没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水墨画 - 作品集 - 中国
- 现代 IV. ①J222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01564 号

没有時間的藝術

主 编 / 邓荣斌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 李 珩

装帧设计 / 刘香林

监 制 / 任中伟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邮购电话 / 24175971

印 刷 /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

版 次 / 2012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 / 120 千字

印 张 / 12.5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426 - 3842 - 7/J · 139

定 价 / 88.00 元







陈树荣 摄

见与不见

文 / 仓央嘉措

你见，或者不见我
我就在那里
不悲不喜

你念，或者不念我
情就在那里
不来不去

你爱或者不爱我
爱就在那里
不增不减

你跟，或者不跟我
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
不舍不弃

来我怀里
或者
让我住进你的心里
默然相爱
寂静喜欢



康迎新 摄





熔冰

文 / 阿谁

不是要背离传统，
仅管我们深受传统之绳的束缚
只是想听到自己的声音
在嘈杂的分贝中，发现自己的声频。
——细腻如砂自指间的泻落吗？
——躁动如鹿野的原野跳跃吗？
——苦郁如酒于血脉的徘徊吗？
——苍白如水于枯井的存在吗？
也许吧，也许不呢，
灰暗的主色调，
一两点突显的鲜艳，
陌生的符号，
奇特的元素，
交织、涌动，
翻腾、静默，
繁复、反复……
很好，我们正活着。

(阿谁—自由撰稿人)

没有时间的艺术

文/茅小浪

荣斌的艺术很特殊。这种特殊并不仅仅指它的视觉效果，而更多的是指距离我们很远的一种精神——正因为远，我并不能十分自信地去把握和玩味，或者说在他的艺术面前，我愿意放弃掉一些自信，避免因过于自信而显得可笑。

很多人会在荣斌的艺术面前稍作停留，玩味或沉默一会儿，但看不出他们是否真的理解了。他的艺术没有给人提供某种可供判断的标准，你找不到它的源头（它从哪里来？），你只知道他的艺术好（他的艺术好吗？），但你不知道它好在哪里，你如果说他的艺术不好，你也说不出它不好在哪里（你宁愿说他的艺术不好，也不要用现成的观念往上套），你甚至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正有能力去理解和评判它，尤其是，对他的艺术是不是可以轻易地作出评判。他的艺术一点流行趣味的迹象都没有，你怎么可以用流行趣味的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它？他的艺术也没有给人们提供一般的和即时的快感，而人们又很容易从一般和即时的印象上，去判断一件艺术作品的好与坏，所以他的艺术常常在不被理解的同时又常常被忽略（因为它超越了一般的知识参照和解释能力，于是被忽略）。这种忽略既是粗糙的，也是茫然的。

荣斌艺术对点绘手法的迷恋、抵制复制和光线的狭隘性，仅仅因为凸起的作用才感觉光的存在、拒绝透视、观念的简洁及后现代对符号系统的任意挪用等等，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异质性——它来自既控制又开放，既矛盾又和谐，既繁复又简约的一种心理空间，并从这里放射出异乎寻常的视觉光芒。他从最现代的观念里找到最具体的感觉、达到最具体的效果，这一点是极至的，也远远地区别于一般。因为他的艺术从来就是先天的，又是从第一笔开始一点点“被看出来的”，所以，他能够以最明确的感觉到达虚无，又在虚无之上创造出异常明确的东西，而且这个过程他自始至终是通过心理的指令来完成的，这一点又显得尤为难得。

荣斌在这种古老而现代的情绪中，尽情发挥着无限怪异而灿烂的想象，也逐渐地建立起自己的语境。这种语境源于他自身并有局限。在这种有局限的语境中，他把自身散乱的艺术、精神元素，一点点搜罗、转移、凝聚至随意而成而有意味的结构中。他正是在他自身的这种变化的轨迹中，有效地完成了自身。他身上这种古老而现代的气质，在一般的艺术家身上是不多见的，在过去的世界某些艺术家身上曾经出现过，但消失得很快，而谁也没有达到他所达到的那种神秘、怪异而又精确完美的程度。他的艺术的特殊性也许就在这里。

荣斌的艺术会在一个很远的时间里被人想起，好的艺术都这样。你不必枉然追索它的源头，也不必埋怨它为何既怪异而又合理，它只天成于一段时间，其实是没有时间的，也没有来去的，之后或许还会消失，它自觉地和必然地脱离一切近视的东西。我想，这种艺术本身就应该是沉默的，不够纯净的东西无法与它靠近。

现代主义实践已经表明，它的当下和未来观念的发展，越来越注视和回味“过去的品质”。当下资源的观念整合如果没有过去品质的调理和支撑，那它只能是垃圾性的挪移和“再利用”，最后必然再度迅速退化、还原为垃圾。如果有人把这种观点误解为是一种保守的话，那他只是用了有限的知识去理解现代主义，从而限制了它的更大的可能性，他也因此而显得“不够现代”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荣斌的艺术现象，值得我们去深思和研究。

2005年4月于南京

（茅小浪—艺术家 自由撰稿人）





《明月寄相思》 纸本 135×135cm 2000



《狂想曲》创作稿



《狂想曲》 纸本 100×71cm 1993

物象的褶子与变形记

文 / 夏可君

我们已经处于一个被图像控制的超现实的世界，即世界之物只有成为图像，才可能被识别，或者有着被我们关注的可视性，但这也意味着艺术本身的危险：一切都成为图像，绘画艺术的那种神秘性何在？既要保持图像的某种可视性，又要具有某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性，邓荣斌的绘画实践很好地回应了这个问题。

邓荣斌让线条保持流动，这些如同身体器官，神经网络一般的形体，处于生成状态，它们仅仅只有半个存在，一直处于胚胎与成形发育的中间阶段，它们保持生成与流变的渴望，在四处伸展着自己的触角，在漫延中表达自己的情绪，随着情绪的变化，事物会自然呈现出它特有的样子。它们彼此都在缠绕，层层皱褶，层层套叠，这些事物似乎都在彼此悄悄倾诉，在一个前意识的世界（注意，并非无意识），当然也比清醒意识微弱，但又没有无意识的压抑创伤，总是带有一种大梦初醒的那种惺忪，但却异常甜美，这并非我们人类日常的世界，而是远古原生态的梦幻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流传下来了，没有经过理性的解梦，而是以儿童的天真，以艺术家的游戏，如同动漫世界，一个个缓慢停顿下来，向着我们嬉戏地展现，不需要过多解释，因为它自身就足够完满自足，天真坦率。

在平面上自由勾画，看起来似乎是版画，似乎是漫画，都在轻盈流动，那是一座图像的迷宫，古代与现代的，东方与西方的各种基本的象征图像，都可以彼此缠绕起来，具有装饰性，把看似深渊一般的幻像带到可读的形象层面时，竟然通过装饰性达到了视觉的享受，这是邓荣斌所贡献的独特视角与想象方式。邓荣斌世界的独特性就在于他有着自己独特看待世界的方式，通过繁复的线描与细致的刻画，让细节的肌理一一凸显在我们面前，似乎是佛教似真似幻的那千只手同时在作画，同时在工作，而邓荣斌的那个世界，表面上似乎伸手可及，但其形体的变形还是显得那么遥远，因为这是一个表面幻像的世界。

通过对超现实主义以及立体派的某种中国式形象记忆的结合，带来一种似真似幻的“准存在”（再次说是“半存在”），但这种轻浅的梦幻感又是亲切可近的，如同克里姆斑斓的色彩？如同波希或达利的变形？如同超现实主义的自动书写？甚至墨西哥绘画的魔幻？似乎都有，但是似乎也都不是，这是一个中国艺术家从自身文化萌发的独特想象，更多是对《山海经》，对有所醒来的梦想世界的文学叙事，并且试图与我们的日常世界发生关系，此叙事并非表达某种明确的故事，而是通过一些带有集体无意识的表象，这是人类本身的集体形象，邓荣斌一定是对荣格的精神分析有自己的独特理解，但是，却并不那么巫魅或鬼魅，而是把这些形象转换为清新喜人具有当下现场感的某种祈福图示，就是日常所见之物，这是我们的浮世绘？邓荣斌有意把这些看似神秘巫术一般的幻觉图像变得更为明确，更为表浅，带有装饰性，邓荣斌把中国传统的“似与不似之间”的美学以新的方式做到了极致。

邓荣斌有他独特的变形记，而且是中国式的变形记，这是在“图像—文字—事物”三者之间达到了一种奇妙的感应，那些形象既是图像也是如同原始象形的文字一般在自身传达意义，而且还有一个梦中的表浅世界。一片叶子可以孕育两幅面孔，任何事物都可以是生命的心脏那般的心瓣形状，世界就是一个个有待